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

宮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

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太常江夏

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

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

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阯牧侍中廣漢董扶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

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
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
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州
牧宗正東海劉虞爲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
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爲幽州
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豎皆
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
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
是右部醜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維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

爲太尉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縣竹自

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

三郡有衆數萬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

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

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郡國七大

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

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

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

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
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
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
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
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
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
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
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
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
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

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

磾爲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

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

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

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

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

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

空丁官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 以衛尉

條侯董重爲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

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市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

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曰

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丘力居鈔畧青徐幽冀四

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

通鑑卷五十九
四
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寢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

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爲太尉封容丘侯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

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

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
 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斬張怙汝兄耶吾救票騎
 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
 幸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
 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
 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恊
 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前實

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涓涓五營兵
 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
 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
 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
 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
 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

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

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

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
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
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此二
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
帥伏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
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
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
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

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
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
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秦山人進使還鄉里募
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
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
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
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
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

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

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
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
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
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
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
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

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
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
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
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
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
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
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
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
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

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

斬數人讓等惶怖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

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
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
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
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
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
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
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
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
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
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
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
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
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
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
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
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
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

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

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顰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

丙子卓醜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
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
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
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
爲大司馬封襄賁侯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
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
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 董卓率諸
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
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月
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

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旣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
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
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
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
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十一月以董卓
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十二月戊
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
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忠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
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

命忠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穢惡顯拔幽
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
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
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
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
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
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
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
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詔除光熹昭

寧永漢三號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

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
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搃殺之是時
維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
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畧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
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
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
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

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

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孝獻皇帝甲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

通鑑卷五十九
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
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
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
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
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
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
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
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
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
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

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
衆怙力將各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
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
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
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
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
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
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雋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
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

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指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

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

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
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苾斬
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苾乃復表彪
琬爲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
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
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
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
逆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
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

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
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蓋勳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
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
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 丁亥車
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
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
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

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

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叡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

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

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

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輟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

董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

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
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
以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
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
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
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
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
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虜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由
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
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
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
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
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
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
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
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太守度到
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
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
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
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

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
路設旄頭羽騎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治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關東諸將議以朝
廷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
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
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
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
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
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

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睿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

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勦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

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

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畧與人同固自為可但無故從諸

袁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
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
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
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
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
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
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
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
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

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
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寃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
以目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
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
日磾為太尉 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
進敗楊留上黨有眾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
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
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會馥將麴義叛
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
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

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
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
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
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
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
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
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
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
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
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
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
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
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
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
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
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
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士人所貴
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
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
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
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
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
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
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
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

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
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
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
川荀諝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
爲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
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
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

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 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

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

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竒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

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相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術田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魯毋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

絕斜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
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
刑犍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焉擊
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劉表上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
誕爲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惟小
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
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
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

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
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
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
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
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
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
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
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

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

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催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顓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其鄉人留者多為催汜等所殺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

十里瓚兵二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

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

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
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
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
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
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
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
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於
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
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

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
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
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
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
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
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
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
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
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

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蒲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衣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公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作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

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

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
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
垂就而覺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
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
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
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
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
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
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

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
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
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
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
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
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
間設竒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
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
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五
月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

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

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惟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催等還輔已死催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計虜校尉武威賈謂曰諸君若棄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
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
晚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
允以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
假借以溫頰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
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
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
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
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瑠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夫才
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
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
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雋大鴻臚周奐城門校
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
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
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
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

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不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

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言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傕等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為尚書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揚於河內李傕等請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

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

甫嵩為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

關東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

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

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

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

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冬十月荊州刺

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侯

侯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

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

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

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

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

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

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

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催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會李催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僕僕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楊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袁遺領楊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爲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爲楊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赦天下曹操軍甄城袁術爲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楊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

壽春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丘 夏曹操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

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月扶風大雨雹 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 丁邳關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袁紹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

通鑑卷六十一
四百〇三
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且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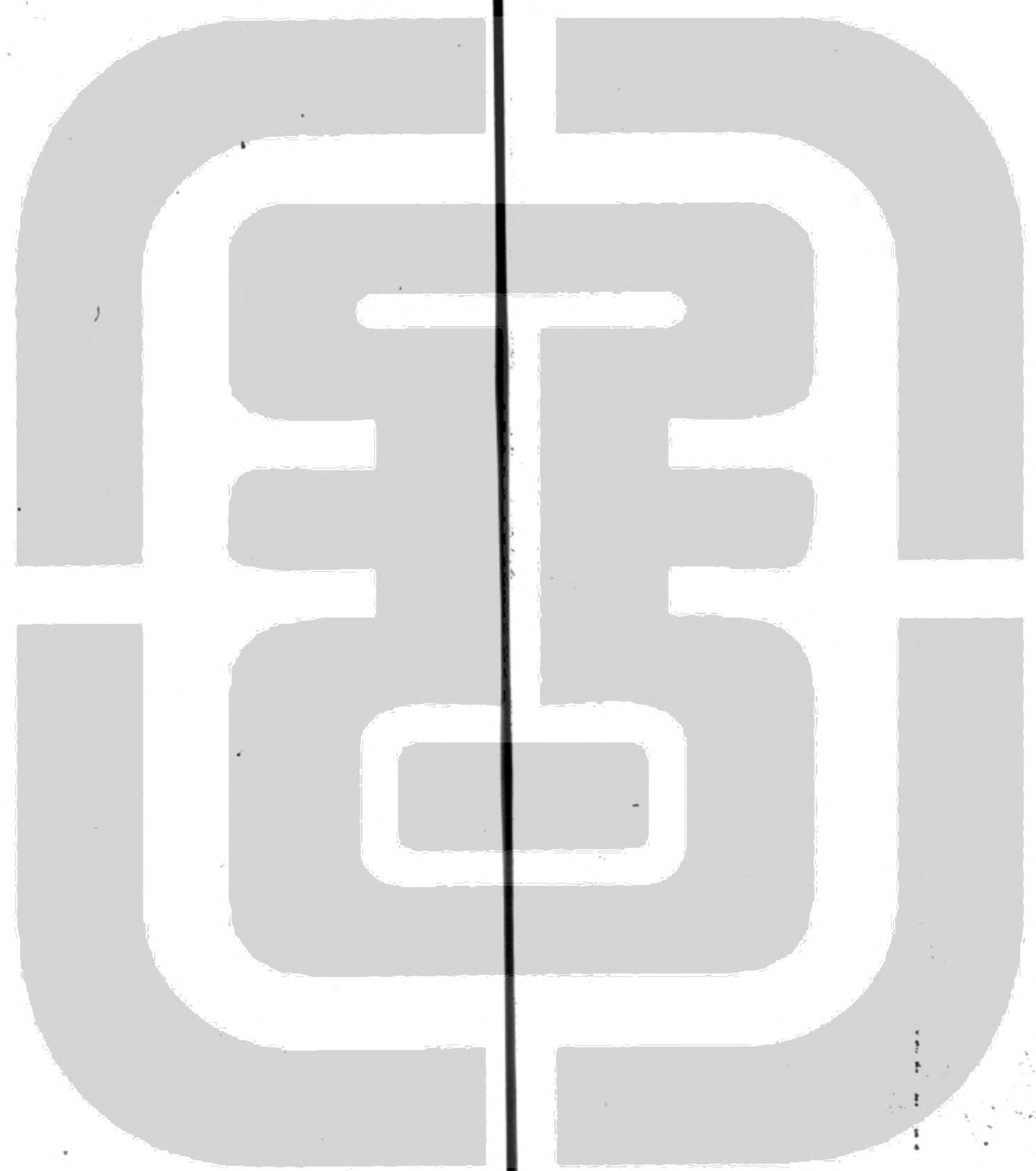
太守應劭迎之世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龍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司空楊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恐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

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
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
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
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
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
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
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比犇居庸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
書會詔遣使者改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

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新
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
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
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
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
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
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
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
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
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

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

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捨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爲司空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